

憶說余程萬

激烈壯懷傳虎嘯
風流文采引鳳來

謝應芬

張維翰賀余程萬結婚聯

出身黃埔才兼文武

余程萬，別號石堅，廣東台山縣人，生於民國前十年（一九〇二）。十七歲畢業番禺師範學校，當過短時的小學教員。二十一歲畢業廣東鐵路專門學校，考試成績優異，名列第二。本應從事鐵路交通工作，但因深受革命思潮影響，改變志趣，放棄待遇優厚的職務，投筆從戎，向革命報國的途徑奮鬥。於民國十三年五月考入黃埔軍校第一期受訓，是年十二月以優等成績畢業。十七年奉調陸軍大學特別班，二十一年續入陸大研究院深造。在他從十七年到二十年就讀陸大特別班期間，還兼讀北平中國大學政治系，獲得大學正式畢業證書。單從學歷上看，在早期黃埔同學中，能有如此完整的教育經歷，實屬不可多見。

他離開黃埔，先後在教導第一、二團服務，由見習官，而排、連、營長、團附，到民國十五年六月，不過一年多的時間，就升任為上校團黨代表。是年十一月，以特殊功績，調升廣東海軍局政

治部少將主任。次年十一月調石井兵工廠少將黨代表。二十年十二月調任南京警衛軍少將教官。

直到二十三年二月陸大研究院畢業後，才重返軍職，調任陸軍第四十九師二八九團少將團長。二十五年四月升任四十九師少將副師長，二十九年七月晉升五十七師少將師長，三十三年七月晉任七十四軍中將副軍長，三十五年六月，抗戰勝利後，全國陸軍整編，軍級單位，改編為師，七十四軍改為整編第七十四師，奉調該師中將副師長。三十六年十一月，調任粵東師管區中將司令，主持兵役行政。三十七年四月，調任整編第二十六師師長，不久改師為軍，繼任軍長，這個部隊是三十六年夏在雲南成立的，一直是維護西南後方重鎮的一支堅強勁旅。

從他的經歷分析，由於早期担任軍中黨政工作和接受軍事教育時間過久，轉任師級部隊長較遲，故直到抗戰勝利後第三年，也是匪軍擴大叛亂，大陸陷於危急之秋，他才升任軍長職務，這不能不說是他半生戎馬奔勞，事業上一帆風順中

，美中不足之處。

常德會戰名震全國

常德會戰，在我八年抗戰史編中，佔着相當重要的一頁。這不特是由於作戰範圍空前壯大，具有特殊的戰略價值，而且因適逢開羅會議，更富有國際性的政治意義。

民國三十二年十月間，日軍感於本身種種不利情勢的發展，為牽制國軍續向滇印戰區增援，以便其在東南亞作戰，並欲一舉奪取戰略要點，截斷我川、鄂、湘三省之間的連絡，遂逐步發動常德戰役，總共運用兵力，達八個半師團以上，先後在常德外圍各縣與我由第六、九兩戰區調集參戰，為數十個軍以上的部隊，分區激戰。我第五十七師係當時固守常德城的主力，十一月十八日戰事迫近常德郊外，五十七師遂起而應戰。師長余程萬在事前對作戰工事之構築、戰鬥部隊之佈署，均有週詳的計劃、允當的考量。師部駐城內中央銀行，主力分置於城外各要點，全師兵

力僅九千餘人，而日軍攻城的精銳部隊，多達三萬餘人，另外集結大砲三百餘門，和難以估計無數架次的空軍。

戰鬥至十一月二十四日，亦即開羅會議的第二天，日軍不特未克達成速戰速決目的，且遭受重大損失。乃惱羞成怒，一面集中數百門大砲，配以空軍輪番轟炸，摧毀城外陣地工事。另一方面竟不顧人道，使用毒氣攻擊，余程萬師兵力折耗過半，使得指揮這一戰役的第六戰區孫代長官連仲，爲之焦急不已，特電示余程萬說：「常德存亡，關係全局，着激勵官兵，堅守待援，發揚革命軍人犧牲之精神，努力戰鬥爲要」。余程萬比即呈復：「職師四面血戰，已達四晝夜，雖傷亡慘重，但士氣尚旺，咸抱與常德共存亡之決心」。二十五日敵我雙方部隊，在城郊各地，成拉鋸戰的狀態，無奈各種砲彈消耗殆盡，守軍僅憑輕武器及白刃作戰，當然不易阻敵攻擊，至黃昏時，城外陣地全毀。但是全體官兵，堅定成仁決心，個個爭先赴戰。到午夜，敵已攻進核心陣地，我軍轉入城內，繼續作戰。這時余程萬奉孫代長官電告：「我第十軍準可於二十六日抵達德山或常德城增援」。此一喜訊，使全師官兵大爲振奮。卒因赴援部隊，中途遭受敵軍截擊，無法前進，到了二十七日，亦即開羅會議閉幕之後一日，仍未獲得友軍支援。敵軍復對城市東門、北門、大西門、小西門等處，施放催淚毒氣，經守軍浴血死拼，反復衝殺，殘破城垣，仍在我軍固守中，使敵未能達到在開羅會議期內佔領常德的企圖。

十一月二十八日，在敵軍大量增援部隊，夾以大砲、飛機、毒氣協同猛攻之下，常德北門南門，均被敵軍突破入城，其時余程萬師已無正規部隊可以出戰，乃將師部幕僚官佐、雜役士兵，及地方警察，一律編入戰鬥，大家臨危受命，慷慨赴義，皆願流最後一滴熱血，保衛這座名城，此種忠勇殺敵精神，實足以寒敵膽，泣鬼神。所以二十八日的戰鬥，爲全部戰役中最慘烈之一日，亦爲常德最危急的關頭。孫代長官特於是日電勉余程萬：「敵已紛紛向東北潰退，我一六二師已到達城北沙港，第三師已抵德山，務必拼死支持，以竟全功」。實則所謂「敵軍紛紛潰退」，是向後反擊我救援部隊。因此，余程萬復孫代長官說：「沙港、德山，並無友軍槍聲，若戰情勢，愈見緊迫，立懇友軍急進常德」。同時他又分電九戰區薛岳長官及王耀武總司令告急稱：「孤軍苦戰十一晝夜，各級官兵已傷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，彈藥耗盡，殘餘官兵，氣旺無力，立懇援軍本晚趕到」。事實上援軍確已分途接近常德，祇因被敵軍攔阻，無法與余程萬部會合。

經過二十九日逐街、逐巷、逐屋的肉搏血戰，市內堡壘盡毀，民房多成灰燼，至三十日敵軍已控制常德城大部份地區，可是守軍仍能誓死抵抗，寸土必爭。十二月一日孫代長官電示轉奉蔣委員長面諭：「此次守常德與蘇聯史丹林格勒之保衛戰，價值相等，實爲國家之光榮，務必苦撐到勝利爲盼」。余程萬奉到電示，督率所屬更加奮勉苦戰。十二月二日，余程萬師所剩的團長一，副團長一，營長一，均已負傷，不能指揮作戰。全師

生存士官，不足三百人，所剩的武器，祇有步槍四十餘枝，戰至當日午夜，殺聲與槍聲共鳴，血肉同砲彈齊飛，慘絕絕倫。余程萬師長認大勢已去，於是發給孫代長官一個告別式的電報：「彈盡人亡，城已破，友軍觀望不前，刻大街小巷，敵我混戰一團，職率副師長、參謀長，死守中央銀行，我等高呼七十四軍萬歲，蔣委員長萬歲，中華民國萬歲。第二天十二月三日，余程萬以二百餘人留置城內牽制敵軍，由團長柴意新指揮，余程萬率領少數部屬，突出重圍，向常德南岸，冒死強行渡河，希望能打通一條接應友軍進城的路線。留在縣城的官兵，自柴團長以下全部殉難，而接應友軍的打算，亦未實現，鏖戰十六晝夜的常德，最後被敵攻陷，余程萬幸得死裏逃生。常德陷敵後數日，我大軍雲集，對敵實施反包圍作戰，使日寇遭受慘重犧牲，狼狽撤退，飽受砲火創傷的常德，於十二月八日得告克復。

在余程萬師與敵軍進行以寡抗衆的苦戰期間，全國人民，尤其是新聞界對余程萬全師官兵，孤軍奮鬥，堅守危城的忠勇精神，一度給予高度的讚揚，由衷的欽慕。也正因爲他獲得全國輿論界的讚譽，所以雖曾一度遭受上級責以「功虧一簣」且被扣押，終得安然無事，未遭法辦。這次名震中外的常德保衛戰，自揭開序幕戰起，到最後一聲槍止，日軍死傷二萬餘人，我軍倍之。

虎賁萬歲美人投懷

抗戰勝利後，余程萬將軍常對人說，常德戰

役，他個人的功過毀譽，無足輕重，但成千上萬的部屬，爲國捐軀，不忍令其湮沒，因此，他找人根據該次會戰許多可歌可泣的忠勇事蹟，及神出鬼沒、殺敵致果的大小人物，寫成了一本「虎賁萬歲」小說。故事的中心人物，當然是余程萬將軍。撰寫的重點，除敘述他指揮這次守城戰役中所表現的膽識、氣度和毅力，以及一般官兵英勇赴戰，誓死守土的壯烈事蹟外，同時暴露日寇結集大軍，瘋狂進攻行動，造成雙方犧牲慘重的情形。在城陷之日，余程萬率領少數官兵突圍，由於糧盡彈絕，戰力耗罄，他才被一、二衛士推進一隻小舟，進入一處安全地帶。余程萬除了未能一死殉城外，實已盡了軍人天職。以張恨水的生花之筆，撰寫該一戰鬥故事，居然博得廣大讀者的同情。

這本章回體裁的「虎賁萬歲」，於三十五年冬在上海出版，銷路甚佳，余程萬本人購買多冊分送長官、部屬、親友。我在民國三十八年春看到的這部小說，就是他從上海買來送給我的。該一小說，所以定命「虎賁萬歲」，是因為「虎賁」二字，係余氏守常德時五十七師對外的代號。「萬歲」二字，意在宣揚該師對日軍作戰的忠勇精神。

出乎意料的，這本小說竟產生一件香豔故事。一位蘇州小姐吳冰，因閱讀這本小說，對余將軍產生一種深厚的英雄崇拜感，愈看愈對他渴慕不已，幾乎到了一種日思夜想的癡情程度。三十八年二月間，余程萬因公去南京，與這位蘇州小姐在上海晤面，英雄美人，一見傾心，相識恨晚。

別後，魚雁頻繁，日久情深，適值京滬局勢危急，這位蘇州美人偕胞姊及姊夫，飛昆明轉往開遠，投奔第二十六軍軍長兼滇東南剿匪指揮官、情郎余程萬將軍。當時指揮部同仁，紛傳來了兩位江南美人，我還不大相信。幾天後，我被邀參加一個由地方人士舉辦的晚會，看到一雙綺年玉貌、儀態萬千的佳人，坐在我的後排，經人指點，仔細端詳，妹妹比姊姊更其美麗大方，翌日下午四時，指揮部幾位高級官長，接到口頭通知，當即前往滇越鐵路招待所，參加余萬程結婚茶會，余氏手挽着豔麗迷人的吳冰小姐徐徐出來，在一陣掌聲中，宣佈婚禮開始，祇有一位來賓講了幾句道賀的話，不到一小時，茶會就告結束。這對新婚夫婦，從此便賦同居。那時任雲貴監察使的張維翰對余程萬娶如夫人的嘉禮，曾書贈喜聯一付，句云：「激烈壯懷傳虎嘯，風流文采引鳳來」。雖然他們彼此的年齡相差一半，但是聽說他們感情很好，恩愛異常。雲南陷匪後，余程萬在香港帶着這位如夫人同居，生有一子二女。民國四十四年八月二十七日深夜，余程萬的新界住宅，遭遇匪徒侵入時，他本已隱藏起來，因歹徒網羅這位如夫人，拷問她的丈夫藏在何處，余程萬不忍她受苦受辱，挺身而出，即被匪徒們拖到戶外，在警察趕到，一陣互戰的亂槍中，余中彈殞命，可以說余之死，是爲解救他的如夫人而死，足見余對她是何等的恩愛。

特別重視公共關係

從做人的角度來看余程萬，他是一位宅心仁

厚，誠實可敬的長官。無論平時戰時，都是求好心切，一切賞罰措施，大致尚能令人信服。每逢主持軍部會報，遇有較爲重大的問題，總是遍詢出席人的意見，然後採擇大多數人的意見，作爲解決問題的辦法。但如有涉及他個人利害的事件，便不容易接受別人建議，且有近於剛愎自用的毛病。他很重視對上對外的公共關係的建立與連絡，爲此，且不惜花費金錢與精神。特別喜愛場面的點綴，看重榮譽的爭取。

二十六軍原有的平劇團，自他接任軍長後，改稱爲「萬歲」劇團，經常撥發經費，更新劇團服裝，擴充設備。他自己並不喜愛平劇，一旦有貴賓來到軍部，輒演出平劇招待，余總是從旁介紹每個演員唱做的長處。平劇團有位色藝雙全的坤角諸效蘭，一次演出她的一齣拿手戲，招待來自重慶的某巨公，此公疑是我們臨時從上海或漢口請來的名角，因爲他不相信在昆明這個地方，尤其是軍中劇團，會有這樣出色的青衣。經過余程萬的說明，某公大加讚賞，驚嘆不置，余程萬於是特別發給諸效蘭小姐優厚獎金外，並囑後勤處照顧她和她家人的生活。以便諸效蘭小姐往後有更佳的演出，以招待來賓。

余程萬將軍有一個難得的長處，如果是他一時錯怪了您，他必在事後用一種方式表示他內心的歉意。

然而，他也有一種令人難以諒解的缺點，便是他對重大人事的調降晉升，常好大權獨攬，事前很少找人商量，甚至具有半獨立性的政工人事，他也祕密包辦，連主管人員也不先通知一聲。

昆明事變，盧漢降共，是大陸勘亂戰役逆轉中的一幕悲劇，其主要原因，一是整個形勢所迫，一是人謀不臧所致。根據當時所獲情報，共匪透過龍雲及在東北被俘的滇籍將領向盧漢做勸降工作，早從三十七年冬天開始，至三十八年春夏之間而益步步加緊。這時雲南的省議會，某些地方性的報紙，尤其雲南大學的所謂「民主牆」，已經不斷出現親共論調，特別對二十六軍在各地的剿匪工作，常常造謠中傷，有計劃的打擊部隊士氣，離間軍民感情。但是當時盧漢的反共意志，尚未發生變動。因為我會親身經歷這麼一件事實：三十八年四月某日上午，余程萬軍長帶我到昆明翠湖去見盧漢。我剛奉令兼任滇南硯山縣縣長，請示接任後有關縣政改革事宜。盧漢對我祇說了一句話：「您好好做」。對余軍長請示的事項，都作了肯定的答復。我們正要起身告辭之時，盧在沙發椅上急忙用手做了一套式，叫我們留下，於是他慢吞吞地說：「我看戰局不久會發展到西南來，你們二十六軍要有一個準備」。余程萬正想開口問應作些什麼準備，盧連忙繼續說：「你們應將倉庫輜重，移送到車佛以南地帶。（這是雲南接近泰國邊區的三個縣份），必要時把眷屬也向那邊遷移。我有大英派司（護照），隨時可以坐汽車或乘飛機到緬甸去」。說罷龍站起來，叮囑余程萬好好去考慮他的話。我們在回程途中，談論盧這番話的動機，都認為是出於善意的。

建議中央妥籌滇局

盧漢思想動搖，可能是發生於三十八年京滬

陷匪之時，而決心叛變投共，則在華中戰局逆轉以後。傳說七、八月間，不特有龍雲的專使住在昆明，催促盧漢投共，而且已有共匪的高級幹部，潛居盧宅，為其策劃所謂「和平解放雲南」的工作。這時的盧漢，已經判若兩人，一心想以第二十六軍、第八軍，以及他自己的基本部隊第九十三軍，作為投共立功的資本。余程萬已察覺盧漢的思想動搖，余的對策是：對軍部的少數高級幕僚預作指示說：「我（余自稱）可能隨時會遭盧漢的扣留，如果萬一有這麼一天，不論我被迫寫出任何手令，你們都不要聽從，儘管向昆明進攻」。三十八年九月七日盧漢奉召飛渝，晉謁最高當局之時，余程萬曾有電報報告中央並作建議：盧漢已不可靠，請速作妥當處置。並建議派某公來滇主持大計，二十六軍軍力足以控制全滇局面。當局非不信余言，祇想以精誠感格，使盧回心轉意，服從中央命令，共保川滇為反共基地，以扭轉逆勢，穩定大局。據傳盧漢在最高當局面前，哭泣不已，表示愧悔，遂信盧已有悔意，仍讓盧安然飛返昆明。

這川黔戰局，急遽逆轉，重慶貴陽相繼失守後，盧漢在共謀操縱唆使之下，加速叛變行動的發作。十二月九日正當李彌、余程萬等由成都飛返昆明，一下飛機，便以召開會議為由，把他們傳到了五華山，分別被扣，失去自由，所有由蓉飛昆的軍政人員及眷屬，亦被拘禁，飛機全被扣留。盧逆正式通電投匪，使整個西南大局，愈陷入艱難嚴重的困境。

余程萬被扣於昆明後，二十六軍全體官兵，

異常憤慨，副軍長彭佐熙中將，奉令代理軍長，乃迅即調集部隊，準備進攻昆明，營救余軍長及其他被扣人員。十二月十七日軍指揮部由開遠推進宜良，十八日作戰佈置就緒，各路開始攻擊，十九日拂曉，擔任主攻的三個團，已分別抵達昆明近郊，下午四時許，迫使盧漢釋放余軍長，余乘坐一部裝有擴大器的吉甫車，從昆明城中沿着通呈貢的公路行駛，沿途高喊：「軍長已經出來，大家停止攻擊」。部隊官兵看見余程萬已被釋放，便停止攻擊。以後又叫部隊向後撤退，使配合作戰的第八軍一部份部隊，亦祇好向後轉移。余程萬當天晚上宿呈貢，連夜通知軍指揮部科長以上，部隊團長以上的幹部於二十日上午九時到達呈貢開會。余程萬親自主持會議，他先從衣袋裏掏出一本毛共新民主主義，擺在桌上，自言自語的說：「我這幾天仔細的看過這本書，內容上大致同三民主義差不多，你們可以拿去看看」。接着又說：「他們告訴我，共匪大軍已分別從滇東滇南，對我軍形成大包围，看此形勢，本軍的處境，已十分危險，恐怕不易有所作為。我們目前祇有兩條路可走：一是不顧一切犧牲，反共到底。一是暫時投共，接受其所賦予的『中國人民解放軍暫編第十軍番號』。這兩條出路，我無成見，完全要取決於大家的公意」。他說完這些話以後，彭代軍長、羅參謀長，不便當場直言反抗，惟有低首痛哭，其他出席人員，個個滿面怒氣，以沉默代替反對，最後一位追隨余氏多年的親信幹部、主管軍械的許處長，起立發言，反對余氏說：「投共祇有加速團體的瓦解和許多人遭受

迫害，爲您個人計，也祇是一個難以久保的軍長。如反共到底，說不定可以打出一條生路，爲您個人計，馬上就要升任軍團司令」。余程萬深惡其言，喝令停止再講。他爲求明瞭大家的真實意向，又要全體不記名投票表決，贊成投共的寫一投字，贊成反共的寫一反字，開票結果，全是反字。二十一日到宜良，繼續開會，他還是舊事重提，又有一位會跟他多年、主管人事的曾科長，發言反對再討論投共問題，全體出席人員仍一致堅持「寧爲玉碎，不求瓦全」，該次會議上，大家對余程萬的態度，已經露骨的表现冷淡，同時有人告訴他，假若投共，恐怕就會有人拖部隊上山打遊擊，說不定就會在此地發生問題。余程萬見形勢不妙，便說：「從今以後，大家聽彭代



余程萬民國三十五年任粵東師管區司令時在汕頭留影。

軍長的指揮，不要再找我了」。然而，事實上他在，彭代軍長怎好不聽他的話，所以還是把部隊向開遠、蒙自後撤，未能繼續向昆明進攻。這時的余程萬，不僅喪失了大好立功的機會，也鑄下了對國家民族難以彌補的愧咎。爲二十六軍這個團體言，其蒙受影響之大、損失之慘，更是不堪回首。

缺乏定見坐失良機

二十二日，余程萬率同軍指揮部退到開遠住下，幾天以後，他的頭腦似乎漸漸清醒過來，知道正規匪軍並未竄入滇境，而成都亦尚在國軍控制之中，使他在昆明被扣期內所受政治的宣傳，軍事的威脅，以及名利的迷惑，一一得到蘇醒和解脫。由於他的覺悟愈多，其內心感受的痛苦亦愈深，有人窺見他常常閉門獨坐，流淚滿面。更有人言之鑿鑿，在那幾天中，凡是進他房間去見過他的人，他都贈送一點金子，數量因人而異，多寡不同，這些黃金可能是他從成都領回來的，也可能是盧漢送給他，要他退兵解圍，保有昆明，以便投共。

以第二十六軍三個師，三個補充團，幾個軍直屬營，總計四萬人的兵力，益以精良的裝備，充足的彈藥，包圍昆明而攻克之，以解決叛軍，活捉叛徒，真有若摧枯拉朽之易，使全軍立可建立平亂反共的大功，余程萬又可繼常德戰役成爲名震中外的英雄，而西南反共形勢，必將另有一番新局面出現。誰知余程萬缺乏定見，處變局沒有獨立自

強的魄力，坐失良機，殊堪浩嘆。

在開遠駐軍期間，爲着部隊行動問題，經與國防部電商，最後核示三個方案，由我們斟酌實際情形，申述意見報核。這三個方案，一是反攻昆明，二是確保蒙自機場，必要時向泰越邊境撤退，三是空運海南島。一直到十二月二十五日，余程萬率軍部全體人員從開遠移駐蒙自，對以上三個方案，仍在他的心裏猶疑不決。我到火車站去接他，他先問我：後方情形如何？我回答各縣都很平靜。以後他又輕聲地對我說：「我這次放了一個烟幕，現在放完了，您知道嗎？您以爲如何？」我啼笑皆非，一時不知所云。到蒙自的第三天，亦即二十七日，他乘飛機來台晉謁最高當局後，立即返回軍部，想不到竟帶來一個出人意外的喜訊：他奉核定爲雲南綏靖主任，第一日一夜之力，按着綏靖公署的編制，發表各級重要人事。這時我一身榮兼三職：綏署政務處長、政工處長，仍兼二十六軍政工處長。余氏於三十九年元旦，就任綏署主任新職。但不到十天，中央發表李彌爲雲南主席兼綏靖主任。二十六軍奉令空運海南島，所有地區防務，移交第八軍接替。衡量當時全般形勢，這個決策是十分正確的，所堪惋惜的是時間上遲了一步。

二十六軍在幾天之內，完成集結待運部隊，以及一切有關空運作業的準備工作。自三十九年元月十一日起，分批先運全軍眷屬，至十五日開始接運憲兵部隊，決定自十六日起，以大批軍用運輸機及民航公司客機，載運部隊至海南島，希望以數天時間，全部空運完畢。不料就在十五日

晚上九時許，一股匪軍的先頭部隊，突然竄抵蒙自機場，經我守軍予以全部擊退，並俘虜幾名士兵送到軍部，我會同國防部主管情報的何副組長親自審訊，據其供稱：由陳匪廣率領的三個匪軍，晝伏夜行的從廣西侵入滇南，一部份部隊，正沿靠近越南邊區各要道，完成對蒙自外圍的大包圍，一部份主力分別由文山、硯山兩縣直接進撲蒙自，我翻開一個匪軍的眼睛一看，兩眼全是深黃色，兩條腿已腫得不能再走了。我們這才發現匪軍圖以疾行猛攻之勢，一舉擊潰集結於蒙自和開遠的二十六軍與第八軍，然後分別阻斷去路，實行個別截擊。經過兩軍首長、重要幕僚，倉卒地會商對策，決定當夜分途突圍，向越南、泰國邊境轉進，在不分晝夜、且戰且行的艱苦危急性況下，十九日二十六軍有兩個不完整的團和部份軍直屬部隊隨着軍部，從兩個地區進入越南境界，另一個團到達泰國邊區，總計人數不到全軍員額十分之一，其他部隊在對敵作戰中，或自行潰散，或壯烈犧牲，據以後逃出的官兵見告，單在箇舊縣城，二十六軍有三個團的兵力，死守據點，與匪軍兩個師鏖戰兩日兩夜，我英勇官兵全部壯烈殉職。

夜半橫禍香江飲恨

余程萬得悉李彌已奉發表為雲南主席兼綏靖主任，且預定於三十九年元月十七日就職，而他的軍長職務，已早奉令移交彭佐熙中將，這正是他無官一身輕的時候，自無多留蒙自的必要，所以在元月十三日，便先行飛抵海南島。滇南突圍

戰役的艱苦，他一點也沒有嘗到，那時有人說他是福人福將，不無道理。到十六日知道蒙自失守，部隊南撤的消息後，他便悄悄地從海南島坐機帆船直走香港。在港隱居一段時間，因不耐寂寞，乃獨自經營一種類似地下錢莊的業務，主要營運目標，是接受台山旅美僑胞的匯款，設法換成匪幣轉寄台山的僑眷，以接濟其生活，並蒐集一些家鄉動態和匪偽暴政情形，編印一種小型通訊刊物，按期向美國僑胞寄送。在大陸鐵幕低垂，難得聞關萬里的家鄉消息之時，這種通訊報刊，無疑的深獲僑胞的喜愛和贊助。隨着此等服務性的工作之加強，不特使他的匯兌業務日益開展，積有鉅資，也使他個人同台山旅美僑胞的關係，益為密切。本來僑胞當中，有些是他的親戚，有些是他的同宗，建立起業務上的信譽，是比較容易成功的。因此，他想方求進一步的發展，為國家做點敵後工作，曾透過私人關係向我政府報請准其赴美，募款購買武器，成立輕裝備的部隊，從沿海滲透至台山一帶，進行遊擊戰。聽說最高當局對他這種請求，原則上是可以照准的，惟必須先與政府有關部門，商策周密計劃，以利配合支援。所以一再要他先來台灣一談，幾次寄給他的入境證，都是逾期未來。他所以未來，我想非不願也，可能是別有顧慮。

憑心而論，以他在香港的關係，就地辦理赴美手續，應無多大問題，其所以要請准政府，發給赴美護照，報奉核定，策劃敵後遊擊，很顯然的這是他一片忠於政府的赤忱，也是他想藉以稍補前愆的苦心。祇怪他過於心虛，遲遲不肯來台

，以致因循延誤，雄圖莫展。在雖享有充足的物質生活，然每日仍感精神苦悶的境況之下，不幸的事件便接着發生了。

民國四十四年八月二十七日的深夜，幾名匪徒突然闖進他在新界屏山唐人新村華苑寓所，將他綁出戶外，在警察與匪徒一陣互戰的亂槍聲中，遭受擊斃。這次夜半橫禍的發生，當時香港各報有兩種猜說：一說是起於與人有難分難解的經濟恩怨；一說是出自共匪早有計劃的陰謀，究以何說為是，至今猶是一個無從判斷的疑案。這位曾在抗戰後期，享有盛譽的名將，竟是如此含恨賁志的結束其寶貴的生命，殊堪痛惜！

關山煙塵記

喬家才著

全書五百多頁三十五萬字定價
伍拾元請寫明收書人地址姓名
，附郵票伍拾元寄中外雜誌社
，立即按址寄書（平郵免收
寄費掛號加陸元）